



记忆中的年味

王振冀

腊月的风刮过村头的老榆树,年的气息就像刚出锅的蒸汽,悄然弥漫在村庄的每一个角落。大人们总说“腊月初八,年味发芽”,可在我们孩子心里,从腊月初一的第一声鸡鸣开始,期盼的种子就已经破土而出。男人们肩上扛着扁担,踩着晨霜去镇上赶集,或是约着邻里乡亲杀猪宰羊,猪羊的嘶鸣与人们的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,打破了冬日的沉寂。女人们则一头扎进厨房里,炕头边,开启了一场与针线、面粉的“持久战”。那时没有缝纫机,全家老少的衣裤全靠双手缝制。母亲会把平日积攒下的碎布片拼成裙裤,用米汤粘牢,在阳光下晒干,再照着我们的身形裁剪鞋底。纳鞋底时,母亲总是戴着顶针,银针在头发上蹭一蹭,借着油脂顺滑入去,“嗤嗤啦啦”的拉线声在冬夜里格外清晰。一双布鞋要经过打格槽、剪鞋样、纳鞋底、上鞋帮等十几道工序,往往要耗上母亲半个月的时间。我们趴在炕边,看着母亲眼角的细纹随着针线的起落微微舒展,心里既盼着新衣快点做好,又心疼母亲熬红的眼睛。

腊月初八的清晨,天还没亮,厨房里就传来了柴火的“噼啪”声。母亲早早起床,把提前攒下的红豆、花生、红枣、黄米、大米等七八种食材倒进大铁锅,加水慢熬。柴火在灶膛里跳跃,橘红色的火光映着母亲的侧脸,也映得锅里的粥渐渐泛起浓郁的泡泡。我和姐姐裹着棉袄,围在灶台边不肯离去,鼻尖萦绕着谷物与干果混合的香甜气息,口水在嘴里打转。粥熬好后,全家人围坐在一起,一碗温热的腊八粥下肚,甜意在舌尖蔓延,暖意从胃里扩散到全身,仿佛整个冬天的寒冷都被驱散了。那味道,是童年最温暖的底色,是新年最亲切的问候。

腊月二十三小年,是送灶王爷的日子。母亲会在灶台上摆上一盘香甜的灶糖,有芝麻糖、红糖,甜得发腻,却能粘住灶王爷的嘴。母亲对着灶王爷虔诚地念叨:“灶王爷,上天言好事,回宫降吉祥,保佑我们全家平安顺遂,孩子们健康成长。”我们则踮着脚尖,盯着盘子里的灶糖,等母亲念叨完,就迫不及待地抓上一块塞进嘴里,甜丝丝、粘糊糊的糖衣粘在牙齿上,我们互相笑着对方的“糖牙”,蹦蹦跳跳地跑出家门,把所有的烦恼都抛到了九霄云外。

小年过后,家家户户就开始了大扫除。腊月二十四这天,全家老小齐上阵,一场彻底的大扫除拉开序幕。父亲搬梯子爬上房梁,用长长的笤帚去阳光中形成一道道光柱;母亲则把被褥、床单抱到院子里,用木棒捶打,灰尘飞扬中,仿佛能感到一年的疲惫被一同打散;我们孩子也不甘示弱,拿着小抹布擦拭桌椅板凳,踩着小板凳清理窗户上的污垢。虽然忙得满头大汗,衣服上沾满灰尘,但当看到原本灰蒙蒙的屋子变得窗明几净,被褥散发着阳光的味道,心里就充满了满满的成就感,仿佛这样就能把旧年的不顺都扫走,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年。

腊月二十七,是筹备年货的高潮。女人们的战场依然在厨房,发面、揉面、切剂子,忙得热火朝天。母亲的手仿佛有魔力,一团普通的面团在她手里几经揉捏,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花馍。有昂首挺胸的大公鸡,寓意着吉祥如意;有展翅欲飞的蝴蝶,象征着生活美满;还有圆滚滚的枣山馍,上面点缀着颗颗红枣,要用来敬献天地和祖先。蒸腾的蒸汽从锅盖缝里冒出来,氤氲了整个厨房,也飘满了整

个院子,那浓郁的麦香与枣香,是童年最诱人的味道。男人们则忙着炸油糕、麻花、糕圈,一口大铁锅架在柴火上,油烧得滚烫,把揉好的面团放进油里,瞬间就泛起金黄的油花,滋滋作响。我们围在旁边,眼睛死死盯着锅里的食物,看着它们从白胖变得金黄酥脆,香气扑鼻而来,馋得直咽口水。父亲总会先捞出一小块,在手里掂一掂,吹凉后塞给我们,外酥里嫩的糕圈带着淡淡的甜味,麻花脆而不腻,油糕软糯香甜,那味道,是过年独有的滋味。

除了美食,孩子们最期盼的就是新衣和压岁钱。那时的新衣大多是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,很多时候是母亲把大人的旧衣服拆洗干净,重新裁剪翻新,或是用攒了很久的布票买来布料,一针一线缝制成的。但即便是这样的新衣,我们也会视若珍宝,小心翼翼地叠放在炕头,每天都要拿出来看一看、摸一摸。大年初一早上,穿上新衣的那一刻,仿佛全身都充满了力量,蹦蹦跳跳地在院子里转圈,向小伙伴们炫耀。有些家庭条件稍好的,长辈还会给孩子们准备压岁钱,大多是一毛、两毛,最多不过一块钱。但就是这微薄的压岁钱,却让我们欣喜若狂,小心翼翼地把钱藏在衣兜里,或是压在枕头底下,想着买些糖果、小玩具,或是攒起来留着买学习用品。那一张张带着体温的纸币,承载着长辈们最真挚的爱与祝福。

除夕之夜,是全年最热闹、最温馨的时刻。天一擦黑,家家户户就亮起了煤油灯,昏黄的灯光透过窗户,映照在白雪覆盖的院子里,格外温暖。全家人围坐在炕桌旁,开始包饺子。母亲和面、调馅,父亲擀皮,我们孩子也学着大人的样子,笨拙地捏着饺子,有的包成了“元宝”,有的捏成了“月牙”,还有的漏了馅,变成了“菜团子”。母亲总会在其中一个饺子里包上一枚干净的硬币,说谁吃到谁就会在新的一年里交好运。我们一边包饺子,一边听大人们讲过去一年的趣事,聊着新年的期盼,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屋子。

年夜饭算不上丰盛,却都是平日难得一见的美味。一碗红烧肉,肥而不腻;一盘炖鸡,香气浓郁,肉质鲜嫩;还有自家腌的咸菜、炒的花生,以及刚出锅的饺子,全家人围坐在一起,举杯庆祝,虽然没有名贵的酒水,只有自家酿的黄酒,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吃到包着硬币的饺子时,幸运的人会兴奋地跳起来,向大家展示自己的“战利品”,其他人则纷纷送上祝福,屋里的气氛达到了

高潮。

年夜饭后,我们这些孩子们最期待的环节就是放鞭炮。父亲会拿出提前买好的鞭炮,在院子里摆好,我们捂着耳朵,躲在门后,看着父亲点燃引线。“噼里啪啦”的鞭炮声响起,火光冲天,烟雾弥漫,仿佛驱赶着旧岁的所有烦恼与不顺,迎接新年的到来。放完鞭炮,大人们会围坐在火炉旁,继续聊天、拉家常,我们孩子则在一旁听着,偶尔插上几句,心里充满了对新年的憧憬。夜深了,我们在鞭炮声与欢声笑语中沉沉睡去,梦里都是香甜的美食和崭新的衣服。

正月初一,天还没亮,我们就被窗外的鞭炮声吵醒,迫不及待地穿上新衣,跟着父母去给长辈拜年。走进长辈家,先对着祖先牌位磕三个头,再给长辈们磕头问好,嘴里喊着“爷爷新年好”“奶奶新年好”。长辈们会笑着扶起我们,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糖果、瓜子,塞进我们的衣兜里,还会念叨着“快快长大”“学习进步”的祝福。我们一边吃着香甜的糖果,一边跟着父母去下一家拜年,兜里的糖果越积越多,心里的快乐也越来越满。

正月初二开始,走亲访友的热潮就拉开了序幕。父母率领着我们,还有精心准备的礼品——大多是自家蒸的花馍、盖圈,或是一小袋红糖。到了亲戚家,主人会热情地迎出来,接过礼品,拉着我们进屋。屋里早已摆好了丰盛的饭菜,大家围坐在一起,喝酒、吃肉、聊家常,诉说着彼此的思念与牵挂。孩子们则在院子里追逐打闹,或是跟着大人一起看电视,虽然只有黑白电视,频道也寥寥无几,但大家依然看得津津有味。那种其乐融融的氛围,是亲情最真实的写照。

如今,时代在飞速发展,生活条件越来越好,过年的形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华丽的装饰、琳琅满目的年货、便捷的交通、高清的电视,让过年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但每当过年时,我总会想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那些天,想起腊月里母亲缝制新衣的身影,想起腊八粥的香甜,想起除夕夜的团圆,想起走亲访友时的温情。

那时的年,没有昂贵的礼物,却有最纯粹的快乐;没有奢华的排场,却有最浓厚的亲情;没有先进的娱乐,却有最传统的仪式感。那浓浓的年味,藏在一针一线的缝制里,藏在香甜可口的美食里,藏在走亲访友的问候里,藏在代代相传的习俗里。

岁月流转,时光变迁,很多东西都变了,但那刻在记忆深处的年味,却永远不会褪色。它像一束温暖的光,照亮了我们的童年,也温暖了我们的一生。它让我们明白,过年最珍贵的不是物质的丰盛,而是亲情的团圆,是传统的传承,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这份记忆中的年味,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,成为我们一生最宝贵的财富。

今天真好

小溪

红日冉冉升起,天渐渐地亮了起来。太阳穿透了云层,将那一缕缕温暖的光芒射向大地。

站在路旁的我,眼瞅着那匆匆忙忙的人流,瞧着大街上车水马龙,望着那直上云霄的高楼大厦。眼前的一切,将我的回忆拉回到若干年前,记忆穿越时空,像电影一样浮现在我的脑海,让我回想起那已经逝去的往事。

我出生在建国初期。那时的中国,经过多年的战乱,百废待兴,人民生活极其艰苦,吃不饱,穿不暖。我们一家人挤在一个极其简陋的茅草里,我和哥哥盖着一张薄薄的破被子,在寒冷中度过那漫长的冬夜。记得我8岁那年,也就是1960年吧。当时正值3年严重自然灾害的第一年,小小的我,营养不良,体质很差。当时父亲担任生产队政治队长。按照上级安排,去抗锦旗境内的三黄河搞建黄工程,父亲去三黄河走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,中间回来一次,给我们带回一袋干馍片(那时只有去搞建黄工程才能有干馍片),那是父亲自己省吃俭用一点一点地省下来的,中午别的农友们休息了,可父亲将自己省下的半个馒头切成片,在火房的炉子上烘干,给我们带回来吃。现在回想起来,那些馍片香甜的味道仍记忆犹新。妈妈在家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度日,为了让我们能吃饱,妈妈去黄河大堤外用铁锹翻地,造出几分自留地,种点土豆、葫芦什么的,增加家庭的食物。有时妈妈去黄河边捞芦根,晒干后用米烧火做饭,驱寒取暖。

吃水是个大问题。当年我们吃水都是到离家三四里远的黄河大堤外挑水吃,水含碱性较大,很多人都生有一种怪病,我们当地叫做胖老婆儿病。一次,妈妈生病了,我和哥哥走了六七里路,到黄河边挑了桶水,让妈妈喝了几天黄河水。每到冬天,村民们都去黄河将冰块用牛车拉回来,储存起来慢慢饮用。

当我进入15岁的时候,我弃学务农,为的是让家里多增加一个劳动力。白天下地劳动,晚上看渠浇地,一个15岁的孩子,不分白天晚上地劳动,就为了多挣几个工分。那时的我们,为了生活得好一点,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奋战在希望的田野上,早出晚归。为了美好的明天,我们磨拳擦掌,鼓足干劲,没日没夜地苦干。虽然说我们的生活有所改善,但是缺少少穿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。为了吃饱饭,我们用生产队一年每人只分配给的30斤小麦磨成面粉去包头市东河区兑换成玉米面粉,一斤白面换2斤玉米面回来填饱肚子。那时的我们,只能吃饱,从没想过吃得好。

有奋斗就会有幸福,幸福是奋斗出来的,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,通过努力奋斗,我们的生活和全国人民一样,蒸蒸日上,越来越好。70年代初期,我们村建起了扬水站,彻底改变了靠天吃饭的局面。村子里也通了电,结束了煤油灯的历史。1972年村里迎来了大丰收,家家户户都分了红,我们家分了300多元,我高兴地蹦了起来。那可是全村分红最多的啊。改革开放后,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,党和政府为民着想、为民服务、因民施政,带领全国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。农业、农村、农民三农工作扎实稳步地向前推进,人民生活向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。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提高,耕地用拖拉机,种地用播种机,收割用收割机,全是机械化作业,粮食亩产日益增加,农民收入水平逐年提升。农民的住所也由原来的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。窗几明亮,干净的小院,真能和城里的别墅相比;饮用水都变成了自来水;村村都通了公路,年轻人到地里打里庄稼还开着小汽车。在党的政策的引领下,现在的我们已经实现了电灯电话,楼上楼下,点灯不用油,耕地不用牛,住有所居,病有所医,生活有保障,每个月政府都按时把养老金发到我的口袋里,我的内心充满了幸福、安全感、获得感。

每当我遥望着那湛蓝的天空和那光芒四射的太阳,漫游在清清的湖水边,看着那悠悠自在的白鹅,瞅瞅那挺拔高大的绿柳,瞧瞧那盛开的朵朵鲜花,闻闻那清新空气中飘洒的花香,心里总会涌现出一句话:祖国我爱你。

今天真好,明天会更加美好。

年画

戈海英



画,仙翁一手拄着弯曲的拐杖,一手捧着寿桃,身边伴着仙鹤、鹿等,象征鹤鹿同春、福禄双全。除了这些还有那种带神话色彩的“天女散花”“嫦娥仙子”“洛神”画,一幅幅都美到极致;最勾人的,还是那些戏曲故事年画,像“天仙配”“珍珠塔”“牛郎织女”“追鱼”“花为媒”“刘备招亲”,热闹闹的一段段故事都印在画上;顶好是那种四联都有故事的竖幅年画,像“穆桂英挂帅”“木兰从军”“三打祝家庄”等,上半部分画着鲜活的人物,下半部分配着几行小字讲画中故事。

打从三年级起,一直到初二那年家搬到城里,我家买年画的差事就是我的,买年画是我的头等大事。每次到供销社都目不暇接,流连忘返,难以取舍,总要从头至尾仔仔细细地看上几遍。最让我挪不开眼的当属年画里的仙女,她们漂亮得没法形容,腾云驾雾,衣袂飘飘,好看的彩带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。小时候不懂什么叫“仪态万方”,只觉得这些仙女真好看,一笑一颦都那么迷人。因此,我挑选的年画大都是仙女题材的,买完后卷成一卷,就抱着年画高高兴兴地跑回家。等到腊月廿三,把屋子打扫得利利索索,墙面粉刷得白净,玻璃

擦得透亮,再把新买的年画小心展开,轻轻贴上,灯一打开,屋里都亮堂堂的,更添了几分喜气。闻着屋里还未散去的淡淡白泥土味儿,看着墙上的新年画,就让人陶醉其中,简直像换了个新地方,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美好,心里想着那日盼夜盼的幸福生活——“年”马上就要来了!

时移世易,岁月流转,人间光景早换了新模样。回望当年那物质不算丰裕的年月,日子过得俭省,从前唯有过年才能解馋的肉,如今餐餐端得上桌;从前要盼一整年才有的新衣裳,如今随时能添,日日都能穿得齐齐整整,再也没有了那份盼新的急切与雀跃,连年画也不知何时渐渐远去……

贴年画算不上什么隆重的讲究,但里头藏着我们这一代人独有的温情回忆,存着一辈人朴素又真切的美好祈愿。年岁渐长才慢慢懂得,儿时那些带着浓郁的祝福厚望、印着鲜明时代印记的年画,看着花花绿绿,价钱也极便宜,却是我们精神世界里最珍贵的“年货”。往后每逢岁末年关将至,这些旧日“年画”自会在心头慢慢铺展,妥帖安放,温柔抚慰着朝朝暮暮的岁月绵长与代代人滚烫的初心。

腊八粥里的温情密码

王振其

岁寒腊八至,暖意浸冬心。每年腊月初八,这个被乡亲们唤作“腊八节”的日子,总在寒风萧瑟、草木凝霜的时节,为乡村揭开第一缕年味的扉页。凛冽的风卷着碎雪掠过田垄,大地褪去喧嚣,却挡不住家家户户升腾的烟火气——熬制腊八粥的日子,正是亲人团聚、烟火相依的时刻。家乡的腊八粥,从不是简单的舌尖滋味,那一碗浓稠香甜里,盛着庄稼人颗粒归仓的喜悦,裹着对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的虔诚祈愿,更藏着穿越岁月依然温热的温情密码。

一提到腊八粥,眼前便浮现出一口黝黑的铁锅架在灶上,锅里咕嘟咕嘟翻滚着满满的食材:圆润的糯米,饱满的红豆,暗红的红枣,剔透的桂圆,饱满的莲子、鲜红的枸杞……每一样都在沸水中舒展身姿,渐渐释放出本真的香气。还有母亲围着灶台忙碌的身影,袖口挽起,额角渗着细汗,眼神里满是温柔的专注。小时候,一进腊月,我便日日盼着腊八这天。在物资匮乏的年月,这碗腊八粥不仅是味觉的改善,更是对节日的敬畏,对传统的传承,是寒冬里最实在的慰藉。

天还未亮,窗外还是一片墨蓝,母亲便已披衣起身,在厨房点亮昏黄的煤油灯。她总会提前几日就备好食材,逐一挑选、晾晒;糯米要颗粒均匀,红枣要饱满无核,桂圆要肉质肥厚,每一样都藏着对家人的期许——平安健康,顺遂无忧。熬粥的工序更是半点马虎不得:先将耐煮的豆类洗净浸泡,再下锅用清水煮沸;待豆子煮至半软,再加入糯米和红枣,转成文火慢慢熬炖。母亲总说,腊八粥要“熬”,火急不得,就像日子要慢慢过才有余味。她守在灶旁,不时用长柄勺子轻轻搅动,防止糯米粘锅,铁勺与铁锅碰撞出“叮叮当当”的声响,伴着锅里“咕嘟咕嘟”的冒泡声,熬过冬日清晨最动听的旋律。

待米粒吸饱汤汁变得饱满软糯,汤汁熬得浓稠发亮,再放入桂圆、莲子、枸杞,继续炖煮片刻。此时,整个屋子都被香气填满:米的清香、枣的甜香、桂圆的醇香交织在一起,丝丝缕缕钻进鼻腔,勾得人直流口水。我们姐弟两



个早已围在厨房门口,踮着脚尖张望,手里捏着母亲提前包好的“雀儿头”(一种小巧的面果),一边嚼着,一边叽叽喳喳地讨论着来年的心愿。母亲盛粥时,总会给我们碗里多添几颗红枣、几枚桂圆,看着我们捧着热粥小口吞咽的模样,她眼角的皱纹里都漾着笑意,轻声说:“腊八粥要慢慢熬,日子要慢慢过,细水长流才是真滋味。”

那一碗腊八粥,每一粒米都浸着母亲的心血,每一颗果都裹着家人的牵挂。入口是绵密的甜,咽下去是透彻的暖,那是家的味道,是爱的温度,是岁月沉淀的馈赠。它藏着家乡邻里和睦的烟火气,更藏着对社会安宁和谐的美好祈愿。这味道,顺着岁月的长河一路流淌,在舌尖代代相传,将冬日的严寒尽数消融,只留下满心的温暖与甘甜,让人回味无穷。

腊八时节熬粥忙,米粒翻滚如细浪。熬粥白梗熬粥粥,悠悠岁月寄情思。腊八粥的温情密码,藏在一谷一粟里,那一年劳作的收获,是生活幸福的注脚;藏在一粥一餐中,那是氤氲不散的年味,是对未来的满心期待。愿岁月的文火,慢慢熬走生活的褶皱与风霜,留下满心的温柔与坦荡;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,都像这碗腊八粥一般,在时光的熬煮中,愈发香浓,愈发醇厚。